

# 第八卷

# 瀛寰瑣紀

癸酉五月中報館刊

淮南北善後議

金坡廢吏

淮南北爲自古中原爭戰之地大淮注其中四山環其郭民俗之悍甲於江皖其由來者漸矣國初斬文襄卽有鳳泗開田募民開墾之議二百年來河患頻仍溝洫水利無可講求農民於春夏之交率鍵戶渡江求乞秋後始歸幸無旱澇僥倖一獲習而爲盜者更比比皆是卽殷實之戶亦參養多人謂之保家非此不足存活久之習慣自然遂以格鬥爲長技其風與粵閩任氣者又不同皆富教之術無以理之也河決不以時而洪湖下壅上潰淮流亦足爲患督撫大吏及良有司非不高日時艱而形格勢禁卒無術以挽之無年不蠲無歲不賑府庫日以損民生日以匱至今日而釀爲數十萬盜賊以縱橫東北誅不勝誅撫不勝撫不亦大可慨乎故爲皖比計安全當自經理農田始而經理農田又自疏濬水利始爲水利籌費則自通達長淮商賈始淮之大利在北益其出之海州各場者官鹽年額四五十萬引每引四百斤計當有二萬萬斤其私販不與焉豫皖上游口岸價賤每斤三四十文貴則七八十文核之食戶民資酌中以每斤五十文蓋已積錢一千萬緡其茶米雜物南貨之去來者視鹽資尙十分之三四其間舊權爲鳳陽一閩使另籌征輸之法分鹽貨爲兩大宗核實計之稅課當可籌一二百萬緡卽以兵氛甫熄商賈無多言之當亦可至百數十萬緡間田週遭數千里及是時招集流亡酌給牛具籽種責其盡力屯墾一二年而阡陌成矣連年曠廢所獲必倍所謂大荒之後必有奇豐又理之鑿然者被脅之難民受撫後但赦其駢誅而日給升斗以活之分地安插使之經營溝

漁其費當較平時募夫易以一夫之費責五夫之功百萬治河百萬治田酌商之餘波爲農之創始以淮治淮固無待於大農之帑也農田既興溝洫皆備地無曠土人無游民而保甲鄉約學校諸善政皆可次第行之莠者遷爲良瘠者墾爲腴壅者可使通涸者有以溉數百年強悍之俗其亦可以稍殺乎論者或謂此議可行則前人何弗措意而不知今昔地勢民情有大不相同者請備申其說黃河自奪淮南徙由彭城東入海故在明季即有防護鳳泗祖陵之事即於上游豫省其渾濁之水盈科而遍於鳳泗卒以洪湖爲歸此水患之所以無已今大河北徙未必再歸故道皖境數百年巨患已除無虞隣壑一勞即可永逸其使一洪湖關係漕運往往守高堰滯蓄之雖盛漲不取湖益盈源益壅倒漾至上流皖境數百里外今則河運已廢高堰三河常年通流循序下注永無壅積之事不遇非常較水准不爲災其便二國家經費有常皖省尤爲瘠弱大吏久暫無定水利巨役非一時可竟既難請帑亦難議捐今則善後本當舉辦此乃善後之大端而在外就地籌費不虞部駁其便三平時田畝皆有業主利於此即害於彼水利一興紛紛聚訟不能繩以官法而地方官各分畛域孰能綢繆全局求百世之利今則民田曾爲賊有事後查丈歸民尙需時日目前官爲經理必無起而撓之者其便四河工募夫以日計工以工計方以方計價其難恒倍今則以垂斃之民任畚鍤役但能餬口不致裹足所省實多其便五凡此五端在昔日雖以韓范之軀猷包海之風力有所不足今已時異地殊因其勢而利導之其易自百倍於舊蓋飢寒者盜賊之媒也水旱者飢寒之本也是治盜賊者亦治

其飢寒而已矣民易犯法而輒自誘於飢寒此亂民也知用法而不恤其民之饑寒此暴吏也倉儲有一定之數賑貸有一定之時數不可竭時不可常則民之不饑寒者暫而其長饑寒者無窮盡也耕九餘三天地之道十年之內必豐多而歉少乃鳳泗初無豐時良由阡陌之不分糞糶之無法耕耘之失時而其故多由於水利之不治水則民無所歸其弊不至於寇攘奸宄不止者亦勢爲之也鳳穎之水利以長淮爲經左挾汝右挾汭其次則濠梁五河之水由淮入於泗之洪澤而千里間之小河支流蓋不可勝紀其潛而爲湖規而爲塘爲穎之西湖壽之安豐塘其較著者漢揚州刺史劉馥治芍陂茹陂七門吳塘以溉稻田魏文帝以譙舊鄉使徙民屯田皆藉淮水爲用其他凡一州縣之境溝渠遺跡各以百數始則湮棄漸則侵佔官不知利民民亦不知自利歲月既久視爲固然有以水利爲言者則羣笑之矣 大君子以起敝振衰爲心具移風易俗之志潛移默運拔本塞源遂民生而扼悍俗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壬戌春以官事率率來臨淮居小舟中五閱月佗僚之餘輒步沙渚中與老農牧豎互相問答詢詳風土徧覽川源慨人事之不修念補救之未晚竊擬此議以俟採風者之芻詢焉余少壯妄以匡時自期浮沈廿年了無尺寸之柄偶一龍作忌謗紛來驚弓孤羽尙復何所措意而惓惓之懷猶冀以記問爲中流一壺之助其愚也抑可哀已

天下不可一日無理財之人不可一日有言利之人自古有不善理財之君子無不工言利之小人夫所謂利者非僅貨賄之謂也孟子曰何以利吾國何以利吾家何以利吾身蓋利一國者必不利於夫下利一家者必不利於一國利一身者必不利於一家公私之念殊而義利之效觀矣彼以貪黷爲利猶其至末者耳五帝之世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民不待上而理迨及三代朝聘會享冠昏喪祭自天子以至庶人要皆以理財爲先務以一人治天下卽不能不以天下養一人故周官一書體國經野至纖至悉而無一非以理財爲致治之本其道亦至偉矣后稷教民稼穡飽食暖衣而後契得施其教化固無有於洪水橫流時亟亟以禮讓責斯民也孔子曰庶之富之教之治國之本亦必以庶富居教之先而不於救死不贍之時卽求其孝弟思信也五鷄二彘以厚其生八井一公以用其力治平之術蓋亦勤矣自後儒學識日益淺狹不明先王之道一二培克聚斂之臣聘其私智以逢君上之惡甲兵土木女謁禱祠諸弊政以導其侈心後世從而詬病之遂合理財言利爲一事賢智之士鄙而勿道漢文景後海內殷盛國不憂貧而武帝用桑孔以快其大欲爲言利者之首禍及唐開寶宇文融倡括田之議楊慎矜王鉞從而和之安史之亂實其萌芽蓋皆於無事時剝民媚上以縱慾導奢此之謂小人也肅宗卽位靈武第五琦首以兵強宜由賦足而賦足以江淮爲歸肅宗任之借資東南以平西北李郭之大勛琦有力焉迨劉晏與之分任天下財賦韓滉韋皋先後左右之唐室數危藩鎮各

據其地利而貢獻無聞卒能延綿百數十年者理財得其人也宋興規模狹隘而封椿一庫未始無深意西夏變起無重兵捍敵併無厚餉募兵韓范諸賢以天下之大制一隅而不足終仁宗之世國勢浸弱故神宗王安石決起而振之特以治之太繁施之太驟而所用皆儆薄佻巧之輩致安石求治初心不彰然保甲僱役之法至今仍之不易獨非富強之效歟錢氏踞吳越南宋都餘杭其取民之術較安石而變本加厲未聞蒙詔如安石者治平之時與喪亂之日異也安石奇才高節有宋一人不幸而受小人之目其用心要非桑孔比不如琦晏之速效者謀畧限之也南渡僅半天下而養兵百六十萬宋代大儒多生其間不聞於取民之急別創宏議考亭方亟亟以經界爲務其大旨可觀矣元之政斂至薄而無救於陳張之亂有明三百年惟江陵時百廢俱舉太倉之粟儲之十年海內殷富四夷賓服至末造而剿餉練餉民窮財盡皆由於有利家利身之小人而無利國利民之君子足以致之也夫君子之道惟義利是辨得其道則利亦義也失其道則義亦利也一簞食不可受於人而舜受堯之天下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管仲有一匡天下之功嗚呼自義利之辨不明而使槁壤黃泉之陳仲子口不言錢之王夷甫足壞天下而有餘士大夫以廉介束身亦猶女子之自守其貞乃士之常分耳何預於人何濟於世而驚囂然遽以自足推而至於尊主庇民一切實政置之不講誤訾理財之道爲言利復謬使言利之人以理財名實混淆淄澠莫辨遂使禹湯文武經國之大猷數千年而未得一復人徒見其金穴銅山之足以亂國足以病民而不知自保一身一人之祿位而膜視君

國之顛連人民之凋喪不惜以身任之者其以義爲利之工誤人家國尤甚於貨賂之獨亡其身也井田之制廢而天子不得治其民梯航之道廣而中國不能固其域俗儒之流弊極雖至愚極陋足以蔽其身理財之謗與即才人志士不能不卷其舌外夷爭以富強競而吾獨以貧勝之而司之支用煩而吾但以貧止之子產乘輿濟人尙譏其惠不知政晏子狐裘三十年亦謂之儉不中禮一身之理財一國之理財猶不可不講况天下乎

吳宮老狐談歷代麗人記

鵝湖逸士

蘇州靈巖山爲吳王舊宮有館娃宮及西施梳粧臺故址同治八年夏有常州某生者讀書山下之蕭子生風儀俊拔年少才閎好學不倦雖盛暑必苦哦不輟恒至四更始罷一夕讀吳越春秋至吳王納浣紗女事拊髀歎曰吾獨恨不能一見此人忽聞窗外低聲應曰我在此生大驚疑神傾聽乃曰美人於二千年後尙有靈耶窻外復應曰我已在此生推窻視之則月明如畫一麗人年約三十許絕世無雙雖圖畫中未之見也生大喜啟戶出揖之延入坐齋中酌以佳茗問所由來麗人答曰實告君我非西子我乃西子之化身也聞吾子讀書懷古情韻深長不覺觸我意緒旣蒙殷勤留客不妨作長夜之談以答雅意生叩其姓氏答曰我乃胡氏我非鬼亦非人也生問何謂西子化身答曰吾族求仙者必先擇世之麗人而摹仿之五百年而形似又五百年而神似其人之尤麗者則必千年而形似又千年而神似若其人之尤極麗而間世不一出者則形似神似期又益遠焉至神似其人則由人而仙又當如由物而人之年數其期愈久則其所成就亦愈高我生於吳宮在吳子壽夢之世稍長而心知慕道適有吳王長女在宮習禮丰姿韶秀冠於吳國余日夕慕效之魯昭公遙聞其美娶爲夫人所謂吳孟子者也孟子年十五而嫁魯余亦隨往摹仿繼聞夫差納越女西施余復回吳效之厥後雲遊四海聞有傑出之麗人必傾心嚮慕不辭跋涉而往從之至今逾二千年余閱人不啻千數百其尤麗而不爲余所見者蓋亦希矣生曰求仙而必慕麗人何也胡氏答曰此就吾族中雌者言之耳

大抵大地菁英之氣所萃在男則爲才士在女則爲麗人吾所見麗人約須分爲三等有超軼一時之麗有跨越一代之麗此其人皆已至地仙神仙之地位有橫絕千古之麗則必天仙之偶謫人間者吾族慕之效之尤難形似蓋麗人之與仙人是一是二故吾族求仙者必由是而入焉生曰子所見之麗人可枚舉而告我乎胡氏答曰吾非不肯告子恐子之不我信也吾周遊所見與子讀書所聞其同者什三異者什七何則書史之所記爲美者或因被寵於將相王侯聲勢烜赫或因見詠於文人學士篇什流傳遂爲後人所豔稱然吾每慕而往觀之則往往名不副實蓋盛名之下雖不乏人亦有寂然無所稱述而容色絕麗者吾子或未之知也生曰請嘗言之胡氏曰吾初學道時聞前輩嘗言衛莊夫人莊姜晉獻夫人賈姬文夫人文嬴秦穆公之女弄玉及楚所虜之息媯皆豔麗絕倫德性貞淑然吾不及見之矣但見前輩時時效之而未能得其髣髴也生曰賈姬爲晉惠公所烝息媯爲楚文王夫人不皆失節乎胡氏曰此皆左氏紀事之疏也惠公所烝乃賈姬之姪楚文夫人乃息媯之姊若賈姬實先獻公而卒息媯被虜而自殺春秋大事表及劉向列女傳可攷也若吾所歷見者有莊重一流如漢之邢夫人及昭帝之上官后蜀先主之吳后晉穆帝之后何法倪宋哲宗之孟后遼道宗之后蕭觀音后女蘇克滴公主明武宗之夏后太康伯張國紀之第三女寶珠此數人者類皆姿相豐端體格頗碩莊重而彌覺其麗有妍秀一流如魯昭夫人吳孟子秦武王之后魏貞姬漢成帝之許后蜀李勢之女晉之綠珠北齊李希宗之長女瑩娥文宣李后之女溫慧公主陳之張麗華周世

宗之小苻后宋欽宗之后朱淑貞金衛王之女岐國公主元泰定帝之薩都巴拉皇后明之費宮人及福王選后徐瑤英此數人者類皆儀容婀娜丰韻嫣然妍秀而共見爲麗有窈窕一流如漢之魯元公主公主之次女珮琬哀帝之后傅儻君平帝之王皇后三國時孫翊之妻徐氏吳景帝之后朱佩蘭此數人者類皆澹雅絕俗舉止大方窈窕而不失爲麗有俊俏一流如西楚之虞姬漢之李夫人卓文君三國時之孫夫人北魏之木蘭隋之紅拂女此數人者類皆體質修頰纖腰綽約或具英雄之俠氣或稱巾幗之名流俊俏而適成爲麗凡此三十五人皆山川靈氣所鍾並世無其儔匹所謂超軼一時之麗也其尤麗者則有如楚平王夫人伯贏之明眸秀項面如鵝蛋伯贏之女季芊亦酷類其母漢皇后陳阿嬌之蛾眉櫻口陰麗華之隆準豐頤三國時甄后及大喬小喬之皎若朝霞灼若芙蓉修短得中穠纖合度隋宣華夫人之瓊姿花貌唐楊玉環之豔質豐肌崔鶯鶯之繡口錦心垂鬟接黛凡此十人皆兩間精氣所萃孕育數百年而一出者所謂跨越一代之麗也若其絕麗之尤者皆天上謫仙偶在人間尤屬寥寥以余所見若吳宮西施其一也昔闔閭殺吳王僚而有其國僚想之上帝帝乃命西施下降人間以傾吳國西施亦自殺以殉所謂偏舸隨范蠡者誤也越三百年而得漢惠帝之皇后張嫣后寔惠帝女甥魯元公主之長女年十四而守寡幽閉空宮蓋終身一處女也又百年而得王昭君昭君之事膾炙人口無庸贅述又五百餘年而得北齊文宣皇后李祖娥祖娥不幸生於季世又嫁高氏無禮之家迭遭汙辱幾至玉碎花殘此殆上帝所譴特令多受磨折初非后性

之不貞也又千餘年而得明熹宗之皇后張寶珠后遭逢閹豎幾被傾危厥後流寇入都而自  
縊又受誣謗於世要皆定數然也此五人中以張媯張寶珠為最頡長肌體亦最豐豔論德性  
亦以二人為最優漢后稍偏於柔明后稍偏於剛然皆有淑聖之德其守身亦最為貞潔五人  
之貌亦莊重亦妍秀亦窈窕亦俊俏不可以一格名然論其獨至之處則漢后張媯以淑靜而  
絕艷明后張寶珠以端嚴而絕艷高后李祖娥以秀慧而絕艷西施以靚雅而絕艷昭君以豐  
整而絕艷皆屬亘古所無所謂橫絕千古之麗也生曰西施昭君則既知之矣彼三人之麗何  
以不甚著聞胡氏曰此正目見與傳聞之異也夫漢之張后以幽置空宮而人不知其麗尤難  
效者在嫣然一笑之時兩旁口輔微暈波痕高之李后以遇人不淑而人幾忘其麗尤難效者  
在秋波善睐神光動人昭君亦然明之張后被讒遭謗而人未傳其麗尤難效者在翠眉若  
畫脉脉含顰西施亦然此皆天仙之麗而非諸麗人所及也生曰子所取之麗人止此而已乎  
胡氏曰以天地之大二千餘年之久何地無麗人何時無麗人但余所心儀者不過百二十人  
此五十人者皆見於書史其餘皆子所不知大抵瓊姿淑質埋沒於荒郵窮巷寂寞之中而余  
物色得之者也總此百二十人之中余得形似者不啻十之八九惟於最上上等之五人僅能  
肖其什之四也若夫趙飛燕合德武則天之流貌非不麗而陰險妬悍之性慕之適足為害又  
如班昭蔡文姬左貴嬪謝道韞輩才學非不閎博而貌實不揚吾輩慕效麗人要以形貌為先  
務而才學抑其次也生曰今夕得聞緒論昭若發矇自此以往請每夕至敝齋暢談可乎胡氏

曰不然吾學道將成周遊各山洲島訪求師友以此間為生長之地地偶爾到此不意與子  
有一夕之緣粗述所見之梗概然願子秘不以示人彼驟聞之者且必駭而不信且古今未  
之秘亦學道者所忌也於是羣雞報曙東方漸明胡氏曰吾去矣且生方欲申後約已且後忽不知  
所在生惘然就寢明日起而書之未嘗示人生旋以庚午舉於鄉且余與生同年友也偶且知  
見此記大異之乃默識而錄之生旋覺之窘甚力懇余勿誌其且姓名云  
萬卷樓主人評曰鑿鑿而談二千年來閨閣之人物了然於目了然於心至其說理精到處  
顛撲不破真有心得其攷證精核處可以佐經學之資可以糾史學之失天地間有如此通  
靈之狐洵是狐而仙者也  
又評曰文所記之人所考之事極多而不覺其煩碎良以故律精嚴一線貫串而用筆又簡  
妙故也

水仙傳

篆香顧敬修

水仙者誕生澤國僻處湖壖幼本孤寒長而娟潔明瑤翠羽湘江之秀骨珊瑚羅襪青裙洛浦之芳情脉脉相者過而見之曰此瓊宮妙品珠闕英姿始雖混跡巖阿終必棲身壺嶠者也由是潛心風雨勵節冰霜謂欲洗塵緣宜先芟凡想伐毛洗髓全叨灌溉之功辟穀凝神憑仗栽培之力麻姑山下經歷劫而不磨王母窟前授長生而有訣遂使冰肌玉骨酷肖梅妻肯教淺笑低顰猥如菊婢儼漢皋之游女祇解弄珠譬瀉汭之靈妃但能鼓瑟方期薇省揚芬蘭臺擢秀飽九天之雨露凌三島之烟霞遇晨肇以無心招僮侏而有伴居依鳳沼何知世上風波住近龍池不食人間烟火靈和殿下偕楊柳以垂腰太液池邊共芙蓉而噴面豈非償一生之夙願慰十載之苦心也乎夫何而年華逝水世界浮漚天有意以厄楊人無心於嫁杏身如逐浪之萍意若沾泥之絮柔情綽約寄幽怨於瑤琴媚態娉婷託餘哀於錦瑟甘讓牡丹之富貴終覺羞顏弗爭芍藥於亭臺自嗟薄命理所未解情何以堪所幸靈根不斷幻夢猶酣儻清氣於芭蘭分遐齡於杞菊風姨吹到果然雲比香羅月姊照來曾否波如明鏡脫塵沙之浩劫芳澤微加結泉石之清緣鉛華略御他日者憂愁萬種載將稗史之編姓氏千秋採入羣芳之譜固所願也非敢期也是為傳

听夕閒談

第十一節

邂逅相逢車中絮語

饑寒交迫夢裏尋歡

白拉正在對康吉說納坡倫的好處說得高興極了那知他渾家却聽厭了見他只管說个不休便道費了儘說這無蓋的閒話做什麼依我說你就算是納坡倫便了不必常常自誇自讚叫人聽的厭煩况且這康吉先生今晚要趕回家你看時候不早了稍遲一刻公車便要過去不如說說要緊的話讓他喝杯茶喫點東西也好動身不致誤了事情原來英國的馬車有自己蓄的有專搭客人的搭客的車與自蓄的不同其車甚大可容多人並可攜帶行李晚間便可在車上住宿與中國江南的航船相仿康吉回去須搭這車所以白拉娘子如此說法白拉聽見娘子說他說話討厭便大為懊惱道你說我不像納坡倫嗎你那裏知道你那裏懂得那坡倫的好處真是說不盡我雖不能全像却也狠有幾分常言說得好得失寸心知我自己道自己原與你不相干我與康吉先生說又不曾與你說你管我做什麼像康吉先生這個人纔知趣呢康吉聽他夫妻二人說的話心中不覺暗笑又想白拉究竟是个好人到可以長相處的心裏呆想着也忘與眾人酬對停了一會白拉在袋中將時鏢拿出一看便道不早了已是時候了再遲就要誤事的回頭對康吉道你可動身了此去早早到家稍為料理即速速來此不可遲誤愈快愈妙康吉聞言即立起身來答了个是便道我告辭了轉身向眾人略的一招呼便走出前廳白拉隨後送了出來一直的送到上車的所在康吉躍身上車向白

拉一舉手道請了只見執轡的人加上一鞭那車便追風逐電如飛的去了這裏白拉的娘子見白拉送康吉去便對畢明暨兩個女兒道我生平所見的人却也不少總沒有見過康吉這般人氣象勇猛毫無規矩只看他兩隻眼睛閃閃有光同老虎的眼睛一樣令人望而害怕真是一個大怪呢畢明笑道不是這麼說他那個樣兒又黃又瘦衣服又是破的就不過兩個眼睛圓瞪瞪的你說他像老虎我說他像貓只能嚇唬嚇唬老鼠罷了那個來怕他呢白拉娘子點頭笑道你這人的嘴到真正挖苦呢于是大家一笑而散此時康吉坐在車上與眾人攀談隔座有一客人口裏含着烟筒在那裏一面喫烟一面大聲怪嚷怪叫的說道今晚的天氣好熱呀說畢噴出一口烟來不偏不歪剛剛的噴在康吉的面上康吉回轉頭躲避著惱聲說道大氣却也太熱但尊駕噴烟也要看看地方當着人面上噴來也不怕討人嫌那客人聽了呵呵大笑道小朋友我看你全然不懂得這烟的滋味你若是同我一樣經過各種苦楚我便敢包你必定也要喫了這烟的好處是能消煩解悶心裏不受用的時候喫了便可暫釋愁懷心裏無事時喫了也可以增長思慮朋友我勸你試喫一筒便曉這個的好處了康吉聽他說話甚是可聽再看看這人只見他虎背高肩高颧潤口兩眼奕奕有光鼻直而高身穿寶藍色衣服頭戴草帽面容豐滿相貌堂堂滿臉笑容中却有一種威嚴氣象真是一個不凡之品心中想道這人是爽直的好人呢客人見他默然無語只是呆呆的看著便道朋友你只是看我是什麼意思你說我的樣兒可像個英雄豪傑嗎康吉道正是老兄的威儀真是出眾呢客

人道這話也不止一人說了有多少朋友都是如此說法但是你與我初次相見就要能設我知我這却不然我閱歷多年看人的眼力頗有幾分我聽你說話口氣必然是大家子弟看你衣衫襤褸必然是貧窮無計看你面帶憂容知你心中必然大有不遂意之事朋友你說我看的是不是我且問你你現在有何貴業康吉聽了面微微一紅答道現在賦閒尚無何業那客人聽說嘆了一口氣道可惜可惜你可是在敵營中做生幕的麼康吉道老兄此話怎講我却不懂客人道明對你說就是做狀師帳中小夥房計原來狀師所用的夥計甚是清苦辛俸微薄事體衆多做此事者往往心境不佳這客人看見康吉面目憔悴衣冠破損故疑心康吉也做此事康吉聽說尚未答應那客人又道我以敵人比狀師這却有一個大道理且以一物相喻你就知道我說得是了譬如蜘蛛這件東西他却有兩種一種辛勤布網自食其力一種生性懶惰不肯吐絲布網每於各處潛游窺伺以冀侵佔弱蛛之網先食其主繼吞所餘翼股等物心狠異常此一種吾以為即世上狀師之類你說是不是康吉笑道第一種像世上什麼人呢那客人道世人所稱安分人就是此種了是我一類的兩不相侵不是我一類的亦無心魚肉不過自食其力以充口腹世間所稱老實安分的就是了若狀師的行為便大不然外面的做作很像稱助人光景暗中却在那裏布網叫人不知不覺都投在他網裏他却緩緩的享用俗語說得好滿臉仁義道德一肚皮男盜女娼這就是狀師的考語了說畢哈哈大笑依舊點火喫烟口裏含着烟筒心裏一面思忖像個想從前舊事的樣兒此時車行甚速坐在車上只



見兩旁樹木只往後移耳中但聞轟轟車輪之聲此時兩人均默默相對一言不發康吉從早上起來不過稍微的吃了些點心便動身來白拉這裏白拉雖款待尚好預備了食物請他他却心中有事焦急萬分也便喫不下咽竟是餓了一日此刻在車上坐着迎着風吹得身上頗覺寒冷肚裏也有些饑餓真是饑寒交迫却又無處覓食無衣可加心裏思量從前衣文繡獸梁肉的時候何等快活今日便如此苦惱一霎時無限淒涼不知不覺的神思昏沈起來想要睡覺可憐又無鋪蓋又無枕頭只好坐着打盹慢慢的身子一歪不前不後剛剛一頭靠在喫烟客人的胸上客人見他如此模樣不覺好笑便重重的咳嗽一聲康吉困倦已極竟不醒來他身材長大甚有斤兩這喫烟客人頗覺喫力見他不醒心裏又好笑又好氣的使大喝一聲道朋友怎麼懶你出錢坐車我也是出錢坐車大家都是一樣的我又不是枕頭被褥你爲什麼如此無禮一面吆喝一面用手亂搖康吉在睡夢中忽聽見有人說他又有人將他亂推亂搖猛然驚醒一翻身幾乎翻下車去那客人連忙用手抓住方才不至滾落客人道險得幾幾乎喪命了須要謹慎纔好呢康吉尚是朦朧兩眼半開半閉的向着客人說了一語却不甚清楚像是驚動有勞的意思那客人看見他這個樣兒心中不覺感動起來想要安慰兩聲只見又沈沈睡去頭靠着車沿邊一隻木箱上勢甚危急這條路又不大平穩顛簸幾下便會將人落下的客人看見光景嘆了一口氣道這小孩子真真可憐臉上黃瘦得如此說着將烟筒中烟灰倒出將烟筒裝入袋內又道這種光景難道是從不喫烟觸著烟氣所致嗎看他頗似

有病呢後又拉着康吉的手道難道是餓成這個樣兒嗎我方才吆喝他似乎太覺無情些你看他如此睡法豈有不跌落之理車夫須要留點心別人家性命要緊呢說着便移身相近康吉緩緩的用手把他抱起放在懷內只見長髮覆額滿臉黃瘦實是可憐又見他在睡夢中不知爲了何事只是憨笑客人也覺好笑便道想是夢見小時候頑耍之事踢球撲蝶競相追逐所以夢中如此高興就怕夢中雖然快樂醒來却又苦惱呢此時風色甚緊頗有寒意客人見他穿得單薄怕他受寒一面用手撫摩一面將自己外衣解開將他包住十分的愛惜此時一路上明燈燦然馬車來來往往絡繹不絕行人言語之聲嘲雜盈耳真是熱鬧之至原來已到倫敦京城地面了再走了片刻工夫車便停住康吉也自醒來那客人見他醒來高聲說道朋友好睡呀康吉聽言睜眼一看只見頭枕在客人胸前身子睡在客人腿上身上又有一件衣服包住便曉得是這客人的照應了心裏十分感激便道諸事承老兄厚愛實在不敢當虛客人道朋友不必說這些謙遜話你我四海之內都是兄弟這種事何須記望在心我看你經歷患難以來恐無人哀恤你的呢康吉道從前我父親在時人人都惠愛我我那个时候也不懂得以爲應該如此的而今纔曉得了客人道可憐可憐朋友我勸你要自和保重身體不要爲境所累呢說罷拿了一個金錢遞在康吉手中道你拿去零用零用不要嫌少康吉道這個萬不敢受我們年輕力壯的人自己何處不可求食豈肯妄受他人之惠老兄如實見愛我有一事奉求我現在尚無安身之所老兄如有吹薦之處可否爲我謀一枝棲我家寡母弱弟要我

薄活昨日這館地所出的薪俸太廉不敷養家我有些不願去的老兄可肯代我留心麼此時車已在酒館門口歇下客人便道我們稍爲歇息慢慢的再談要知如何說法下回再續

第十二節

問病源愛格憐幼子

存古道磨敦念外甥

馬車停在酒館門首這酒館便是車局客人便與康吉道啊你是要找生意嗎你是要找生意嗎是了是了我却曉得有一絕好館地但是我不能作薦主今日分手之後恐你我兩人後會不知何日了康吉聞後會無期的話也嘆了一聲道正是我到於心戚戚呢我承老兄惠愛以爲無以爲報敢問上姓大名現居何處有無貴幹請告我知客人道你問我嗎我不過是個閒人名姓久已隱埋了且不必說我到有一句正經說話勸你說昨日所就的館地薪俸太廉難以養家固然是了但如今要尋一館甚爲難事只要這件事是正經生意正不妨暫且混混強似坐喫山空麼一頭說一頭就要下車只見車的下有幾個人招他回頭對康吉道我去請請便竟自躍下車去了康吉在車上看見有三四個鮮衣華服的人都上前迎接那客人各各的握手十分殷勤見禮已畢一擁而去一霎時便看不見了康吉獨自一人回到家中見了母親把白拉處事情一一的說了他母親也只好隨他去過了七日康吉辭別了母親拉著兄弟希尼的手勸勉了一番依舊搭了馬車到白拉處來習業按下不提且說愛格自康吉去後携着小兒子希尼同住鬱鬱的不樂終日裏不是流淚便是嘆氣漸漸積成一病日裏不能喫東西夜裏成宿不合眼懨懨一息自覺是不久於人世的了想請一位名醫看看到底怎麼樣可以望好還是無可救藥自己也是放下這一條心便命希尼去請了一位最有名的醫生診了脈愛格問醫生道我這病何如可能好麼醫生連聲道不碍不碍口裏雖說不碍心裏

却以爲難治愛格見他臉上光竟却有些不對心裏愈加着急又問道我尙有許多未了之事要辦請先生老實對我說病可能望痊若能痊不必說了若是不能痊可我好預先將家事料理料理兩個兒子大的已安頓出去小的也要先安頓纔好我倘猝然去世我的小孩無靠豈不可惜呢醫生聽了愛格這番說話再將他看看知道他句句是實話並無虛言想想便直言拜上道我們醫生有割股之心既來替人治病但有一分可治斷不盡心竭力的道理夫人這病不是風寒暑熱是焦勞憂思所積而成已是入了膏肓無藥可治的了依我說一切要辦的事不如趁此速爲料理早作準備的好雖說死生有命難已逆料據我看總是危險已極了呢愛格聽了這些言語自己心裏便冷了半截當命希尼將醫生馬錢封好雙手遞將過去道了謝這醫生堅辭不受道話雖如此說我且爲夫人一治或者吉人天相也未可知一半日再來替夫人一診便了過了幾日醫生又來方纔坐定切脈希尼站在一旁醫生看看點頭道好愛格見醫生望着希尼便哀聲的問道我死活都不要緊這小兒的身子同我一樣單薄得狠不知壽數何如醫生道好得狠好得狠好一个小夥子面容雖然瘦弱血氣正是強旺將來尙有一番事業夫人不必過慮說畢摸摸希尼頭道好孩子一面起身告辭去了希尼送出醫生便跳進來道母親你莫愁煩孩兒扶着你出去散散心罷或者僱乘馬車游玩游玩何如愛格也不答應低着頭一隻手只在臉上抓呆呆的思索半響自言自語道我的主意已拿定

了我自己是將要死的人還要什麼緊苦只苦了希尼這孩子我想我哥哥磨教的來信既願代我教養爲今之計我不如將希尼交與他屬他好好的替我管教成人豈不甚好但是事須趕緊倘遲一步我先死了那希尼再去投他恐他不肯收留就算他肯收留又怕他相待不好虐待我兒還須及我在時交與他他無辭了想了半日決計將希尼送往磨敦處自己咬着牙齒也就沒有什麼割捨不下又想我若打發希尼去後真真是孤苦伶仃一个人了哥哥既不肯納我又何肯老着臉苦苦求他呢只好一人在此苦混過一日是一日便了橫豎我也不久于人世的人還要什麼好日子過呢想到這裏未免傷心不覺撲簌簌流下淚來希尼在旁看見母親如此便道母親母親孩兒要在母親面前不願到別處去唯說着也哭了愛格用手撫他的頭道好孩子聽我說你到舅舅那裏去好我也隨後就來的口裏說着心裏那裏忍得難過那眼淚就如下雨一般流个不住這裏母子一人的光景不必細表且說磨敦自回了愛格書後日日盼望人來總不見到這日天色已晚上了店門磨敦與妻子環坐房中吃着晚飯講些閒話說到愛格的事他娘子道這希尼小兒怎麼還不見來呢一面說一面把刀叉等物放在盤內將盤移在一旁原來他的飯已吃畢了磨敦吃着酒說道不曉得是什麼緣故回頭對兒女道你門可以睡罷天色也不早了又回頭對娘子道希尼外甥不來的緣故我曉得了必定是我妹子愛他捨不得遠離所以如此遲遲大概尙要斟酌斟酌纔來呢他娘子道我們情願白替他養兒子這還有什麼話說還要什麼斟酌然天下有一種人看不到想不

開不曉得看事情與自己有利無利真真是可笑呢。磨敦道：娘子你的人真是聰明，我妹子當初若曉得自利便也不胡亂嫁人了。從前有同居此村一個姓賓的家，道殷實，相貌敦厚，其人以釀酒爲生，與妹子甚是相戀。妹子却無意與他，若是叫我做妹子，到早嫁了他。他娘子道：賓某早誰我實在不能記憶。這人現在何處？磨敦道：他釀酒發賣，發了財積了許多資產，現已停歇，搬到別處住家。今久不通信，不知如何。當日他與妹子相戀的時候，妹子的容貌真是沉魚落鴈，閉月羞花，真得一個絕世美人。他娘子道：依我說，面孔生得好，真不得美人，須要行止端正。那纔真真是美人呢。原來這婦人相貌頗爲不佳，且面有癍點，故如此說法。磨敦將座兒移移，說道：你哥哥白拉昨日有信來的，你可看見麼？娘子道：看見的。磨敦道：康吉已到，他那裏去了？他信中頗有誇獎我看這孩子，到可望有成就呢。娘子冷笑一聲，道：人是難說的。先前總無不好，但不知後來改變，不改變若能長久不易，這便真真是好的。我也巴不得如此。只是一層俗語說得好：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恐怕你那位令妹生不出什麼好兒子來。磨敦道：這話也太說過分了。些說著，又將酒杯拿起，喝了一口道：拿糖一枚來，添在酒內。他娘子一面與他添糖，一面說道：我子細想想，希尼不來，未嘗不是好事。他母親如此行爲，豈是能教導兒子的？平日驕養，不知慣成怎麼樣子。到我門這裏來，與我們孩子門在一起來往，不要連我門孩子也引誘壞了。那却是施小惠而受大害呢。況且我門隣居婦人罷氏，這個人實在最尖刻的一張貧嘴，最好說人家一個壞話兒，而且專好打聽人家事情，到處喧揚，倘若被他曉

得，希尼是我家妹子的私兒，那才見笑於他外面，傳開去，豈不玷辱我門的門戶嗎？磨敦聽說罷氏的話，便不覺怒上心來，意欲大罵，旋又忍住，使捧起酒，一口飲乾，說道：罷氏是什麼東西，他專管別人家的短處，替人家喧揚，實是可惡得狠。娘子道：他照顧我店中生意，却不少，且頗肯施濟貧人，這却是他的好處。我記得喊氏的事情，也是他打聽出來，到處告人的。看官這喊氏的事，却不知其細，大約也是與人苟通的意思。磨敦道：說起喊氏來，寔在可惜。他竟因這事死在普濟堂裏呢。娘子道：這種有什麼可惜？你既已有子，自己立身也甚正派，何以忽然哀憐如此？一賤人是何意見，我却不解。他這種人，既爲賤人，落在賤地，也是應該的。可惜他做甚麼？磨敦道：娘子你想想，人總是一樣的。他從前如何的富足，一跌便至如此，就叫你做他，也有別人哀憐的你，我難道是鐵石心腸不成嗎？這些都是閒話。且說希尼外甥果然來了的時候，總要設法防備，不令罷氏曉得出處。實情纔好呢。娘子道：我只盼他不來纔好。這個如何好隱瞞呢？況且我家裏自有兒子，何必要他來此討厭？說未完，忽聽得門前叫鐘亂搖，娘子道：奇！這是什麼時候？天夜已久了，還有什麼人來此呢？磨敦心裏疑惑，希尼到了，就三步兩腳搶出房中，走將出來，將外門開了。娘子也隨後手執燭臺，隨後照路，立在門前窺探，半晌不見人進來，但聞切切私語之聲，聽又聽不出來，便心中甚急，連聲呼問磨敦來的何人爲的？何事？磨敦回頭看見娘子容色甚爲着急，頗有不自在的光景，便向娘子道：我的帽子在那裏？快與我拿來。我妹今在客廳中等我說話，話要知說的，何話下回續談。

救窮經

寶樹天菊隱真人生生子降筆

窮極無量天尊說救度窮苦妙經

爾時窮極無量天尊在苦寒天關空虛座內檢驗窮經考校窮籍是此苦寒空虛天關者屋茅  
零落土墻傾倒樑柱欹斜門牕破壞明月為燈清風自掃天尊身着碎爛千補之衣腰束細短  
白結之帶頭戴破頂無邊之帽脚拖穿頭落底之靴築土為案置石為座又有苦惱天尊受苦  
天尊列其左右又有八大真人環侍其傍是此八大真人者皆證人因緣各有名號左方四位  
其一曰自在真人是此真人者事不經心愛惜力氣落拓懶惰宴起早眠一切處計為儂糟蹋  
以此因緣漸入窮途皈投天尊列為侍者其二曰高興真人是此真人者極喜嫖最愛賭起冬  
興鬪必盡跑馬車吸鴉片三朋四友結黨成羣百孔千瘡揮金如土以此因緣漸入窮途皈投  
天尊列為侍者其三曰富麗真人是此真人者性本慙愚專工吃著考求滋味講究時式以闊  
綽華麗為事以歡呼暢飲為常浪用銀錢不愛惜以此因緣漸入窮途皈投天尊列為侍者  
其四曰懵懂真人是此真人者毫無見識不通思算內為婦人制伏外受他人做弄每每做差  
常為上當以此因緣漸入窮途皈投天尊列為侍者右方四位其一曰天命真人是此真人者  
取妻不賢生兒不肖家遭火盜歲遇凶荒死喪相繼疾病連綿錢財耗散進益無門以此因緣  
漸入窮途皈投天尊列為侍者其二曰妄想真人是此真人者癡心妄想急欲發跡棄本行而

尋別業借兒債而置田產與販謀為希圖大獲七顛翻八倒五馬換六羊以此因緣漸入窮途  
販投天尊列為侍者其二曰體面真人是此真人者愛裝體面不量其力攀高親結貴友造華  
屋製新船探親講盤盒迎賓講酒席出門講衣飾上堂講擺設底子小而扇面大進益少而費  
用多以此因緣漸入窮途販投天尊列為侍者其四曰英雄真人是此真人者慣爭我氣要做  
硬頭善於畫策會打官司相與訟師結納官長實利買虛名爭氣勿爭財以此因緣漸入窮途  
販投天尊列為侍者此八大真人者悉攢眉皺目曲背駝腰歎此窮况得未曾有窮極無量  
天尊乃告曰我昔在陶唐初劫為共工之官號曰窮奇歷此劫已又降生夏后中劫為有窮國  
王都於窮石之在此劫已又降世間生為窮人死為窮鬼歷此凡千二百劫窮而無所入玉  
帝賜我號曰窮極無量天尊執掌天下之窮諸凡窮事有國運之窮有家運之窮有命運  
之窮財盡則命窮極窮則計窮極想謂之窮思極惡謂之窮凶一切窮事無不掌之爾等幸以  
因緣得入窮門備嘗窮况悉知窮趣到此精窮成此真窮設若爾等富窮夫窮時生經紀心生  
退悔心生覺悟心生勞力心牙緊務力心熬苦受淡心安分守己心惜財忍氣心則安得到此  
甚處天闕受此苦寒勝境八大真人各各同聲懺悔懺悔無及於是苦惱天尊受苦天尊從座  
而起長跪道前白天尊言天尊大慈天尊大聖位居窮祖為固窮師臣等竊見下界窮極陽間  
大難現在地獄臣等欲救不能伏願天尊憐憫廣為拔度於是天尊聞是語已發一念大慈  
十種大光所謂十大光者拆光劉光吵光串光弄光捲光掃光精光打光赤腳地皮光如是十

大光者各有光明照見無量無邊諸般窮苦而說偈曰

常怕窮倒不窮不防窮必定窮自弄窮容易窮要緊第一頓窮自得知窮還可救窮若不

知窮窮之又窮自勿信窮越弄越窮貼人弗富連累自窮

窮極無量天尊又告曰下界人民當始生時無論窮富悉皆容貌端莊光澤美好及至長成漸  
變醜陋宗族惡之親戚厭之隣里薄之朋友避之其人自覺無顏趨起退縮凡此種種皆因窮  
故太上靈寶有救窮神咒為汝宣說汝當諦聽即說咒曰

窮中聖窮中尊窮中師但只哆噉勤謹勤謹省儉省儉不要爭冠冕不要跨大步不要鬧  
寡氣切記切記不要失志再不要失志娑婆訶

窮極無量天尊又告曰是此救窮神咒能救一切窮度一切苦若人有能持誦解悟之者即得  
窮鬼退避財星照臨求謀順遂時運亨通小則支持門戶大則成家立業汝當以此流行下界  
救度群迷萬穩萬富匪人弗傳苦惱天尊受苦天尊及八大真人各各歡喜踴躍而作頌曰

佛哉窮極聖 無極無量窮 說法度窮者 脫離苦海中 有人能持誦

解悟得真宗 赤脚精窮漢 悠悠成富翁

苦惱天尊受苦天尊八大真人作是頌已天雨寶紛香花旋繞信受奉行作禮而退

窮極無量天尊說拔度窮苦妙經終

讚 精窮教主 窮極慈尊 洪宣妙理說靈文 苦海度迷津 句句留心 一字值千金

大聖教無量天尊 三稱

陳穆清傳

寄庵居士稿

陳穆清字秋水平湖諸生也世居乍浦生而敏悟甫讀書目數行下九歲能作壁窠書有神童之譽及冠補博士弟子員聲名藉甚然性傲睨睨一切當時以時文名者君輒輕而鄙之若貴郎統袴子弟則尤視如奴隸等故人皆目爲狂生而君亦自號爲傲伯云軀極短小而志甚雄壯喜飲酒酒酣耳熱縱談天下事解衣磅礴旁若無人時粵道方張慨然有澄清之志屢思投筆赴戎行以親老不果由是益肆力於詩古文辭詩學少陵文學子瞻其縱橫悲壯處頗能神似嘗有贈余句云筆探蘇子氣淪杞杜陵餘實則君自謂也尤善畫花鳥法青藤山人筆意超脫如其書然非知已不畫非與到不畫非知已而強之則草草塗抹或加跋語以諷之求者輒悻悻去故有求其一紙而不得者生平最知已者二人張子夢龍與余也以夢龍爲詩友以余爲文友朝夕過從談論娓娓不倦或入酒肆痛飲擊鉢狂歌聲動鄰壁迨庚申三月賊陷乍浦而君亦轉徙飄零客死滬濱矣生前著作散佚無存余僅得其野花詩四首甚可惜也君父諱春江殉庚申之難妻金氏先君死僅存一子爰書其梗概而并及之

論曰士人抱負才畧不用於世則發爲文章而已矣乃及身厄之沒世又復掩之將造物之忌才抑抑其傲岸之氣有以致之耶是可悲矣

高郵孝子記

偶翁劉因之

忠孝廉節士大夫起居事也而人多不肯爲且有僞託者朝廷不得已聞士大夫有真能忠孝廉節者於是旌表焉以風厲人世至於愚夫愚婦本無士大夫之責苟有異行當何如獎之也近有高郵孝子事傳者曰孝子雍工日得百許錢母饑外餘錢或數枚或十餘枚悉與丐者蓋陰所以祝母壽也母見其能養兼好善大喜悅鄰有嫗母與之善時邀之過設酌共食母益驩甚里人稱之每呼備多與之錢則爲母製冬夏衣不待敝輒更之舊者卽以與貧嫗有社戲扶母觀之晚歸與談所觀事之本末忻忻如也母歿葬湖田中母生時畏雷每大陰雨雖夜必奔至墓所如王褒故事丁卯清水潭圯高阜盡沒墓地最下孝子日望水號泣水爲之坼立周里許獨無恙里人異之嘆孝子之精誠通於天也於是鄉老上其事於有司李官保聞於朝請旌孝子苦辭不得却有好事者鳩金爲孝子田大驚以死誓不受比聞已建坊矣孝子雍工如故所傳如此嗚呼世風之壞必自士大夫始未常不文字爛如語言便給乃棄父母而不養置兄弟而不顧絕友朋而不恤而愚夫婦見士大夫如此於是亦效其所爲而人倫漸滅不知敗於何地猶賴有一二真性之子不必識字不必能言而卓有獨行雖販夫牧豎足爲士大夫之表率振千古綱常於未墜若此雍工可謂真孝子矣非有卓奇瑰異而隨其所遇行其所安朝廷獎之而不以爲榮戚里賄之而不以爲富僕隸則之而不以爲賤推其心唯知有親人世榮辱蔑如也彼有士大夫之責者聞其風亦可少媿矣既聞孝子所居之地與寶應接壤兩縣令爭

說孝廉方正

其事以相夸耀倫紀大節未忘於人心歟凡有血氣者均能覽之歟抑邑有賢異長斯邑者得援例陞級故兩相爭之歟果若是是以孝子爲市又孝子之所深恥矣武昌明老者自清江來爲言孝子姓芮問所行不能詳向之傳者未知有逸否余寓居仙女鎮僻鄉訪之年餘未得其實既老且病不得不亟書之徐俟他日補書以備采風者又晤高郵葉生云姓朱寶應朱君士彥家世讀書至士彥顯宦謂孝子之先賢應人與之台宗嗚呼信矣忠孝廉節猶在人間也

說孝廉方正

前人

漢代設孝廉科所以勉厲人材而爲朝廷備官材也後世加以方正二字責愈嚴而行愈僞冒進者借以爲榮而有道者故以爲懼吾鄉壬子科學舉吾鄉龔君愚夫子陶子進前輩兩先生者殆不媿矣然吾師制陶先生堅辭不受至再至三終不允唯真能不媿者乃真能卻也因憶友人言山左仲先生家極貧事母至孝雖饑粥能得親歡授徒於家不肯往教有富家重禮延之不答以離家去母遠且性疏懶不耐與腥羶苟合也自入泮後不應鄉試嘗謂人曰舉人者爲其人成人而於是舉之也今之舉人者古之孝廉我自問能孝乎能廉乎不呼孝廉則舉人之號不尊呼我孝廉我實無孝廉之萬一將辭之乎抑受之乎竊其名而辭之是欺有司也無其實而受之是欺自也朝廷設科謂之舉孝廉我之應科謂之求孝廉孝廉於誰求之也求之云者哀舉者憐之庶其謂我孝廉乎尋且孝廉而無實不得不借幾篇爛墨卷而謬尊之曰此孝也此廉也上以僞舉下以僞應我夫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吾終身不敢應孝廉之科或

笑其迂然其言可爲至深切矣乃吾聞藝人所述又別有一道里有某秀才者惡訟棍也鄉人昔之無如之何也於是謀重賄學老師舉是人孝廉方正又賂學憲書房令毋駁鄉人羣來賀某亦大喜然自是動輒得咎如桎梏然嘗與人難父老曰焉有孝廉方正而詐人者乎又嘗欲與人訟父老又曰此愈不可焉有孝廉方正而與訟者乎是人大恚乃知受人誑觀此則是孝廉方正四字乃所以錮惡棍非所以崇大賢也毋寧鄉先生畏而避之也嗚呼世風日下至於朝廷選舉作爲兒戲又仲先生所不及料矣然且世之冒進者猶趨以爲榮焉哀哉

記相法

前人

向者余固言觀人之法莫妙于乍見彼無揜著我無逆億最見真相壬戌寓揚州興化偕武昌陳甘亭李雲根偶過天后宮宮有相士和尚也殿後畫士厲焉貌清癯吐屬不俗陳與談和尚相術畫士曰和尚甚有本領以行道餬口不肯說過火語此事余嘗問津性太直口太快不能容物故不敢問世耳因指余謂曰先生有子乎余未應畫士笑曰先生骨格太清以相法論高僧相也當無子然有一子祖蔭借先生傳代耳陳李大笑畫士曰不但也也先生一生大畧有子無子無子有子有家無家無家有家無錢有錢有錢無錢快活不快活不快活快活富貴中無先生富貴中亦無須先生也自今以往晚景尚可時壬戌六月避居興化館政罷子敏泉謀食仙女鎮未得音耗八口之家朝不待夕於畫士言不暇措意然徐繹其言令人失笑二十餘年來絕而復蘇者不知凡幾今年壬申六十有四不問家政於茲十年我自爲祖宗了傳代事



王氏厚德記

渠自爲妻孥了養家事老夫尸居伴食本不相侔何相牽掛也昔人謂兒子亦天地間一百姓戲言耶確論耶畫士姓氏陳李知之余忘之陳已歿李旋省問之真化人當有知之者然亦知相法乍見最真也

王氏厚德記

前人

婺源亦政堂王氏世業未商販於龍江久之因家焉自封亭先生入上元庠遂世爲江寧人嶺州由府城至婺源二百里之遙中間浙嶺路最險阻行人苦焉其先德獨力脩治用大石板築成孔道以至縣之北鄉五里一亭日設茶冬則薑湯遇風雨備有燈燭笠屐或過客無投宿處止焉不取一錢有僧主持凡數十所皆有義田以供其乏數百年來未之或改也至辦農先生家少衰先生爲杭州貳尹有送佃戶者贈以金不受先生曰凡讞斷必兩造備偏聽而承合富家意指吾不屑爲也時人笑其拙有民訟者必詳問確知其理屈杖之而先生以扇障面不忍視時人笑其迂年餘棄官歸家居無疾言愠色手不釋卷吟咏終日忻忻如也時積衰之後漸至於貧然澆村故里尚有厦屋百餘間腹田數十頃主管者八人而租不時給先生亦置之於丑旋婺粵賊擾其鄉數矣鄉人某者引賊至積薪火其屋不熱賊歎曰是家有厚德禍之不祥去之先生有五丈夫子皆與余交今唯仲子芻民在芻民篤信君子也兩子一子承故業頗能勤一子習舉子業能讀父書江寧廩膳生亂離需次家政紛繁自辦農先生歿家人相繼逝當是時大厦已傾芻民以一木獨肩其敝不得已棄田之半使長子商於吳芻民素善飲且豪自

是齋不設杯杓以爲家人集於枯已不可獨集於菴也夫日飲幾何而不忍偏映如此人謂芻民有如越王棲會稽嘗膽故事余笑曰不類越王忍人也芻民仁人也仁人祇行其心之所安而已江南富家無百年之久王氏自前朝已稱富有至今蓋三百年於茲矣而避居歸里仍食舊德况芻民忠厚長者仰遵庭訓且有克家子夫安知非天將積報於其身哉

玉腰奴傳

廿年海上看花人

玉腰奴姓胡名蝶字春駒玉腰奴其別號也籍隸羅浮世稱清貴其譜蝶世系詳具滕王元嬰圖中班班可考奴性風流以百花爲性命終日嬉游於千紅萬紫間人以輕薄目之奴弗顧也昔莊周慕其爲人夢中幻形遽遽然自鳴得意至今播之絃歌所謂蝴蝶夢者是也謝逸贈奴詩至三百首之多傾倒極矣有句云江南日暖午風細頻逐賣花人過河蓋紀實也奴有時仗儷雙雙穿花拂柳人因疑爲韓憑夫婦所化又疑爲梁山伯祝英臺之後身是耶非耶大率傳粉何郎偷香韓壽之流亞耳或謂奴族中頗有顯貴歷居太常者實係貴胃之裔決非市井之徒等以嗜花成癖故遂令僞託道學者訾之議之幸於奴聲名纖毫無損窺奴之意以爲天賦我以性我之貪享羣花夫亦率性而已我不務矯情飾行爲也噫嘻世之性耽花月貌託冰霜矯揉造作以僞亂真者視奴有愧矣

贊曰彼何人兮花間生活丰貌翩翩襟懷落落何福修來好夢休覺柳陌花街任冶游朱門繡戶委行樂祇虞女伴暗商量撲來戲向欵頭縛

瑞異四則

鴛湖孫辛恬誌

吾郡南湖中煙雨樓前疊石成臺傳為明萬歷時太守龔勉所起名釣鰲磯登臺眺望可覽湖中全勝 國朝屢經修葺輒有鼎甲之瑞道光年間知府徐敬重修桐鄉金編修鶴清以一甲二名及第現遭兵燹復建樓臺邑人有繼美之望焉

嘉興縣學宮東偏魁星閣前植翠栢數株每屆鄉試之年如栢枝結成一大球者此歲獲雋必多咸豐戊午科場前栢復如是徐蘭史錦竟楡元

杭州于忠肅祠所葺其著靈異先曾祖敬堂公諱鉞於鄉試前數夕往禱是夕夢人持牟尼一串授之醒而不解其做榜發以三十六名報捷乃悟是科為 高宗純皇帝御極之三十六年也而合公之年歲與中數共成百八之數云

淳善曹鞠慶茂才廉錚簪纓世代與余同受知於昆明趙大司寇葵舫師言其先世家廟中有一大銅爐每逢鄉試之期其爐如無故自鳴族中必有一人獲售也

中興善後議

小倉山農

我朝國用取民至薄盡除有明弊政定鼎之初每年所入地丁錢漕僅一千數百萬載在張文貞文集自乾隆六十年海內殷溢物產豐阜鹽務大加整頓故戶部所入每年多至四千餘萬內庫實銀三千餘萬此極盛之數也然所出之數亦積年而加多各省水陸兵七十餘萬每年需帑一千七百餘萬文武養廉四百餘萬東南北三河脩工之費約一千萬京師月餉五百餘萬新疆兵費三百餘萬故自嘉慶時河患軍務頻興已有入不敷出之患至道光時而益甚顧其時內庫尚存千餘萬各省藩庫封儲亦有千萬至洋務興庫案發而一切空虛矣至咸豐時粵寇事興初猶有外省指撥至五年後則皆因地為糧各贍各軍大農併京餉亦無可指每年例入四千餘萬十不存一今幸大局蕩平進款可以漸次復舊出款正可大加清理夫西洋之桀驁雄長者特富強二字耳惟富故強惟強故富即如楚師之治皖寧慮軍之捷蘇湖若非兵餉充盈不惜重價購足軍火則雖有勁旅何能枵腹荷戈此又明效大驗也統計此後用款河工所費千萬東河北河僅十成之一已可敷衍是可省去九百萬各省兵餉核實變通千萬已足又可省七百萬大抵歲需二千四百萬而已足其進項地丁雜款數年後即可復元鹽務招商綱運每年約收七八百萬關務仿厘捐而斟酌行之每年數當倍於舊是歲入較旺於前矣中興之盛必有富強繼其後庶吏治可清民生可遂消內患杜外萌蔑不由此第理財宜精擇其人其闡茸下材毋論矣廉者多避嫌而不欲任事能者多見小而不足任事求通達古今因

潘僕小傳

革洞曠萬物低昂如第五琦劉宴者殆難其選也

潘僕小傳

寄庵居士稿

褚氏有老僕年五十餘性嗜酒頽然常醉獨言詞不俗頗解人頤晨起必以瓶水灌花灌畢荷小鋤立花陰下刪去草之叢雜者旁晚則徑出不知所至夜分忽聞室中鼾聲如雷鳥鳥不已視之則老僕已醉臥矣或叩之笑而不答顧老僕之居褚氏已閱二傳矣方老主人在時雖為僕隸寔待之如門下客問嘗為主人索負主人慮其有酒癖不之許老僕竟請往往則絕口不飲應事輒井井有條主人遂信任之老僕無矜色歸復飲飲復如故暇則還家與其隣里博博輒負無以為償鄰里苦拘之不能脫或有以此事訴主人主人曰我之責也竟如其償以贖之老僕無愧色後主人病日侍湯藥未嘗離左右病革撫老僕之手而泣曰吾今已矣諸兒猶小汝當善視之老僕亦相與大泣泣已則唯唯不忍去居有年筋力疲憊飲亦稍減獨其待幼主人也竭力扶持視曩時更謹有過則以遺言告之不聽則泣諫必改之乃喜其後皆成立老僕之力居多嗚呼若主人者可謂知人矣若老僕之報主人更可謂忠且盡矣予故述其大者以傳之老僕姓潘氏平湖之清溪人云

鴻爪偶存

歸潯陽蔣氏採芝學吟

早梅 小牕獨坐倚欄時月下梅開見一枝想是春皇傳信到香風特向五更吹○新月 學拜兒時上畫堂良宵徒倚對蟾光一鉤眉樣初三夜認得姮娥半面粧○紙鷓 片紙高飛面面風烏鴉影閃夕陽紅兒童思入雲霄上操縱全憑掌握中○春雨 春深好雨灑平聲柳綠桃紅色倍新一夜小樓聽未倦曉來驚起惜花人○小樓 牕櫺啟處月華新楊柳風和小院春遙指湘簾斜卷起一聲長笛倚樓人 山塘○深春水漲落花時七里長堤放櫂遲斟酌橋邊多畫舫衣香來往白公祠○山家 聲聲牧笛小橋東向晚歸來落日紅牆露春山留一角人家郊屋綠陰中○牡丹 國色大香孰護持楊妃容貌謫仙詩休將富貴驕凡卉花落花開有幾時○芭蕉 種向牕前澹夕陽綠陰濃染暎迴廊挑燈待得瀟瀟雨夜半無人一院涼○芭蕉扇 待雨當年坐半宵生風本是美人蕉携來一握圓如月不用葵蒲暑氣消○月上 針 露珠暗滴布雲羅今夜妝樓月漸多牛女渡河人乞巧偏將針巧問嫦娥○黃菊 秋來開徑夕陽侵色染鵝黃半淺深采采東籬貧莫笑分明盈把當遺金○紅菊 楓葉紛紛俗眼花換成傲骨藉丹砂須知春色真佳色扶醉人歸隱士家○綠菊 苔痕三徑遠生煙葉葉花不斷連十二碧城今記取餐英何日可延年○白菊 送酒人來衣亦香繁英冷淡過重陽滿頭插去風流甚誤認樊川兩鬢霜○白菊 白描草草寫秋心骨格蕭疎冰雪侵徑畔籬邊穿粉蝶柴桑也可當瓊林○墨菊 昨夜呼燈近竹籬是花是影混參差秋容潑墨難描畫菊

譜攤從洗硯池○夜雨 好雨春宵足窻前滴瀝聲落花驚蝶夢漲水鬧蛙更刺繡拈長綫吟  
詩伴短檠瓦盆盛漏滿怎奈屋欹傾○二月十三日雪中雪月夜復然詩以紀之 花朝輕  
暖乍晴天白戰無端墜眼前飛絮天寒鶯語澁翦風吹到柳橋邊 六花光共桂華浮一色驚  
疑怪不休準備烹茶待月更深喚取鴛鴦○春日汎舟山塘 白堤七里草成茵載得輕  
舟泊水濱雁過樓頭排乙乙櫓搖波面畫人人寺藏臺沼千年古山主鶯花一路春生怕夜深  
羅袖冷燈光欲滅月華新○白燕 庭院清如水呢喃雪歸梨花同一夢玉翦快雙飛有女  
垂珠箔誰家闔板扉紹蘭原舊識霜鬢認依稀○蟬 晝永薰風陣陣吹小樓清靜畫簾垂柳  
陰避暑當頭噪赤日行天報我知○夜來香 小草何緣插鬢邊綠雲一朵見猶憐納涼庭畔  
饒風韻香味撩人夜不眠○秋日同三妹過西跨塘游貝氏程氏園 西風撲面畫敲門園圃  
蒼涼數畝存芳草當階開犬吠斜陽在樹暮蟬喧殘荷半渚無全葉敗屋三間可負喧聞得野  
人相告語雙姊妹入荒邨○惜花春起早 曉起臨階砌尋芳爲惜春鳥啼猶寂寂婢懶喚  
頻頻蜂蝶千般繞葦苔滿地新昨宵風雨急驚動倚樓人

亡室蔣氏自幼端莊智慧吾 母聞而締姻焉予之喪 母方十一齡至己未小春娶婦  
子年十九痛乎 母氏未及見也來歸後恪謹馴順 祖慈尤愛之閨中挑燈伴讀每手  
執一編相對少時曾讀唐詩而不能吟咏及見劍南詩選誦之輒心喜戲成絕句偶作律  
詩思致勝人頗有清氣甲子年後兒女繞膝家事紛擾遂棄之弗復學秉性聰穎見人小

技輒曰此爲之易易信陰陽之術遇有小事日必諏吉考證諸書求彼此俱無碍方用之  
接人和厚上下無閒言生平無物不愛惜然堂上有命衣飾器用悉出而典質不吝嗇也  
予以硯田餬口拮据日形亡室常蒐羅摒擋不累予心癸未歲 祖慈見背晝夜哭而眼  
爲之腫赤己丑冬吾 父又見背予處迫促之境猝遭變故神識昏蒙賴亡室有以助予  
喪葬大事厝置一切凡男婚女嫁予亦不甚介意此心血所由耗費乎體素怯弱日食未  
不逾二合一月中齋期幾半而口不誦佛號去年猶自理針黹予目爲多事曰女紅何可  
曠廢臘月二十七日臥床從此粒米不食延醫調治罔效新正五日清晨自云見蓮華一  
朶紅色逾常綠葉尤燦予恐其內陷問胸中得母氣悶乎答曰胸中甚適臨終耳目聰明  
言語了了至未刻竟長逝矣卒年六十其詩無足存予悲之不忍歸紙篋中也爰付諸梓  
敦堂陶亮采記

張南山懷仙四律

張南山懷仙四律

張南山名維屏粵之番禺人為諸生已名噪一時通藉後作宰湖湘擢司馬引疾歸里十三歲時聘里中方氏女美艷能詩越五載將卜吉親迎而女以哭母病歿張得其小影一幅並手臨洛神賦一紙什襲藏之為賦懷仙四律艷情哀思不減奉倩傷神矣

修成慧業易生天藥店飛龍竟化煙温嶠鏡臺留隔世阿嬌金屋貯何年落梅風颺雕欄外修竹寒生翠袖邊不信癡慕吞魄去幾番翹首望團圓○天女乘風訪素娥怕來禪榻伴維摩韋郎再世風情減崔護重尋淚點多縱有胡麻難作飯空留團扇不成歌年年寒食梨花節一瓊椒漿奠女蘿○雙魚碧海盼迢遙獨鶴瑤臺耐寂寥灑淚雨零紅豆濕步虛風起白榆搖曉鏡天上償非易鑄鐵人間恨未消藏得彩鸞書一紙此生無分學文簫○星辰昨夜已前塵欲向修羅問夙因浪說蘭香嫁張碩不知仙子憶劉晨望來殘月如初月坐對新人念故人日把沈檀薰小像可能紙上降真真

采白吟 廿序

寶山蔣敦復劍人氏製

朱君紫鶴隱居莫釐峯納蓮室許氏性惠淑工吟咏自號采白仙子咸豐十一年仲春粵賊掩至姬猝遇懼遭汚大呼罵賊斷右臂左手投石中賊面刃加於喉乃絕嗚呼可謂烈矣同治三年夏紫鶴客滬上出姬傳徵同人題咏語余曰君方從事聲律乞製新聲俾風雅中更增一重公案余許諾爰謹此解道宮犯仙呂調按道宮中呂宮仙呂調中呂羽羽逐宮音同一中呂故可相犯唐宋俗工合字作黃鐘中呂上字住聲愚以今笛七調之尺字調中凡字作宮即中呂宮四字調中凡字作羽即中呂羽此調尺字調起凡字調止起調畢曲始終用下凡字即得紫鶴精於音者希為我填謚何如

采雲易散白玉無瑕藐姑射之仙耶等香銷鏡碎黃門哀詠不須誇兒女子能明大義者應書彤管瑤華小謫飛瓊許氏于歸魯國朱家 回頭往事堪嗟正連天烽火動地胡笳望莫釐峯下風吹白醜亂黃沙憐玉貌霜刀濺血渺芳魂杜宇啼花此恨綿綿無盡其人冉冉云遐○華亭張鴻卓和調 兩峯插漢萬竹環楹珮環恍聽飛瓊翼珊瑚骨秀仙人祇合住瑤京詞激玉猶存和作館吟花堪憶初盟謾說浮雲易散須知介石同貞 鸞鳳不少飄零便當時王謝也復巢傾續哀江南賦邯鄲斯養惜娉婷連理枝催枝白潔比肩人製詠揚清臍采滿陰蕊白千秋豔附芳名○當塗黃富民次韻 玉真鸚抵壁豈蠅瑣諳貞烈其非耶笑含汚忍垢雖圓鸞鏡又何誇從一義一朝決絕最堪憐天與才華廿四橋邊女士七十 平 峯下詞家 死生

自古堪嗟儘千秋絕調蔡女胡笳問玉闕生入何如俠骨葬黃沙想月夜魂歸環珮願天風吹  
下瓊花渺渺懷兮欲絕珊瑚近也非遐○嘉定秦兆蘭次韻 絳雲賚恨金谷無瑕繫兒女之  
猶羨專家 傷神奉情嗟對孤峯縹緲拍哀笳恁鯨魚長夜飄流海上困塵沙悵遺挂危  
樓泣竹望泉臺淚眼生花自此貞珉千古珊瑚翠佩云遐 ○嘉興楊伯潤次韻 度愁有曲  
守壁無瑕比出水之蓮耶正汗泥不染相逢白石艷爭誇臨大節綠珠一死博千秋旌模光華  
競傳吳中烈女還搜茂苑詞家 刀邊黑劫堪嗟憶漫山飛騎載道吹笳想迎鋒捉賊深憐碧  
血濺塵沙具區永滔滔流恨莫釐峯寂寂埋花節操與峯同立芳名與水俱遐○元和金守正  
次韻 小星耿耿皎月非瑕望來是耶非耶想前塵影事心香眉黛總堪誇隨錦瑟一絃一柱  
枉追想爛錦年華寂寞落花庭院蕭條流水人家 回頭怎不傷嗟正埃連溪燧燧隱悲笳驚  
芳魂血汗青山絕好起黃沙經一番天魔小劫便剛風吹墮瓊花杏雨無多易絕梨雲一片同  
遐○吳縣公鳳詞人朱和義 蔣劍人茂才自著新腔頌香姬傳後次韻答謝 攷宮訂調摘  
髭 音紫 磨瑕 時劍人製宮調謔 是姜是張非耶製新聲一曲嬌諧櫻口萬人誇秋灑  
筆風雲馳驟夜吹簫水月清華藝苑千秋盛事江南一代名家 滄桑不盡吁嗟聽悲歌慷慨  
勝聽淒筇替傷心寫出鵲紅啼血到黃沙思那日酸懷擲石忍于今艷說吟花感動瑤京定報  
銜環結草非遐

亡姬之被難余服其慨慷激烈有丈夫氣偏乞名公鉅卿表揚其事現集百餘家將次匯刊  
今先取蔣劍人茂才新製采白吟詞登之瀛寰瑣紀以廣其傳正報亡姬被難之意焉公鳳  
詞人錄呈 貴館并乞 諸吟壇 賜和

客詞潭鹿雜詩

道路猶荒梗乾坤此厲居餘生依藥餌左計負樵漁影息巖棋後憂來識字初淒涼茂陵住有  
賦愧相如 海近秋先至城空客少過滄桑新涕淚雲物小卷阿官去輿情見師行遠信說鷄  
聲催起舞雙鬢已微皤 鬱勃彌衡鼓且寒季子裘杜門花避俗因樹屋宜秋筆退憐兒瘦樽  
空與婦謀去檢書編賣猶拜小諸侯 好辯難爲用能狂亦累名酒懷雲葉亂詩境片華清短  
劍沉秋色空囊負友生無人聽古瑟淒絕不平鳴 縣小水爲郭溪灣樹作橋西風吹古渡夜  
夜長寒潮鴻鴈多如此沙鷗不可招秋心與蘆荻相對亦蕭蕭 前朝留勝蹟寒水到門前塔  
影臥溪瘦鐘聲抱寺圓野僧知選客老桂欲追禪萬理靜中會愁子江上鷗 閒居無不適扶  
杖過東籬野水歸田靜秋雲出岫遲桐剛霜後幹梅養歲寒姿嗟爾門前柳青青復幾時 隔  
溪人種菊籬外好秋光買艇載花去過橋尋酒香蟲聲侵菜圃鴨語亂蒲塘生意禁衰謝前山  
漫夕陽 水積湖陰重田磽鹵氣兼小灘明蠟粉唐肆侈魚鹽避地民知樂矜時吏學廉祗應  
膠鬲老風雨共茅檐 漸懶折腰步猶能抱膝吟風波嘗傲骨整米楨文心野鶴恣孤翮飛鶴  
是好音西溪滿溪水重爲浣塵襟

哀江南曲

癸丑之歲金陵瓦解離亂十年飢驅四省今夏聞提音於沛上喜恨交集廢墓所在不忍  
 卒述而人民凋敝城郭荒涼不堪設想昔庚子山有哀江南作爰師其意作南北曲  
 北新水令 烈轟轟露布過江泉報王師金陵直搗紅羊銷浩劫白馬靖塵鷲戡定功高把一  
 座金甌收復了○南步步嬌 古來競說江南好名勝知多少繁華景更饒者番兒直被那妖  
 狐騷擾有夢記歸樓唱一闕念家山情更惱○北折桂令 錦江城荒烟蔓草秋風疏柳斷送  
 鴉巢近鄉原 片土焦邱墟敗屋禾黍蕭條昔日筒羔酒聚蓬茅今日筒青燐徧四郊眼見的  
 狐兔咆哮臥荆榛誰家華表一般是室邇人遙者淒涼畫稿難描○南江兒水 淮水清依舊  
 鍾山峙自高噴波濤燕雀名湖倒遭烽煙琉璃古塔燒看連天萋萋芳草辨不出當年道聽杜  
 宇聲聲慘叫有心人愁不了○北雁兒落 最慘的是逋逃唱刀環有幾輩歸來早無枝的繞  
 樹尋巢有家的數椽傾倒認頽垣敗井斜陽照嘆綠窗朱戶人俱杳問東隣說早已遭強暴訪  
 西隣竟沒箇音和耗昨宵覽鬚眉向心豪今朝憶往事信心焦○南澆澆令 白晝稀人迹黃  
 昏作鬼嘯夢魂中猶恐怕鴉鷓叫怕的是風瀟瀟雨飄飄○北收江南 再休提金粉擅南朝  
 沒了曲青溪道風樯雲樹一炬烟銷問東流翻惹得桃花笑對斜陽淚拋對斜陽淚拋嘆覆  
 巢燕子依人也覺太無聊○南園林好 名祠古寺一包糟曠幾柯古樹風號千年法物今無  
 攷游息地任飄飄臨眺處滿蓬蒿○北沽美酒 離亂中苦難熬離亂中苦難熬此際不堪分

曉任春風秋月等閒拋興廢真難料再莫說博官高再莫說郭况金銀窖再莫說綺羅紈綺  
 華豪幻花泡影成空妙有幾輩盡室抽身早全性命事後逞賢勞果然是德業將身保者 天  
 恩祖德難終靠○尾聲 煙塵滿地從今堵雖則瘡痍難療喜見 天上恩波宏覆幬

野花遺作

秋水陳穆清

獨占荒原一段春芳心應喜隔紅塵繁華轉欲羞金谷攀折偏能謝玉人濃襯遠山新霽色淡  
 描廢壘夕陽神縱然開落渾無主豈等鸞飄鳳泊身 雨絲風片長愁苗慘綠愁紅別樣嬌倘  
 隔簾櫳應日斷得逢蜂蝶也魂銷亭臺前此會歌舞車馬何能慰寂寥 一自吳宮荒廢後不勝  
 感慨詢芻蕘 歎息園林已渺茫也同蘭蕙笑羣芳久經草莽仍無怨縱不栽培亦有香棘地  
 荆天偏爛漫玉樓金屋自尋常須知眼底皆春色何必看花到洛陽 金粉南朝逝向存東  
 吹活有情根香濃到處皆成夢地僻逢春亦斷魂小草何心承雨露大文隨意補乾坤榮枯自  
 古憑天定肯受人間灌溉恩

又

浪仙沈筠

蕙寢唐陵蔓野烟芳叢開落自年年魂消紫塞香遠淚濕青衫滴粉妍春色深深埋玉地雨  
 絲細細種愁天奚囊忍采新詩料小朵柔黃絕可憐 一時艷隱是菁英證取霜苞與露萌木  
 石居幽知節序寒暄境異感枯榮叢生未免難同色獨賞何須更問名品類自超芳譜外山林  
 豈足概為評 重蘇蓓蕾燒痕新小劫關心閱美人詩境萋迷存古艷情田爛漫見天真棧絲

徒謂能翻樣剪綵誰知亦莫春淡色叢叢高價索翠裝珠蕊若爲珍也隨兒女換青紅雨態  
烟姿艷幾叢二十四番芳信外一千餘類藥名中漫從本草求形狀當作天葩悟色空猶有愁  
根抽不了今宵涼露昨宵風開窗漏戶忍輕艾供入山家訝不凡貼地何心遭螳附翮風偷  
眼任禽銜生香樵徑黏芒屨如繡晴郊試茜衫老去浣花需藥物行吟木柄製長鏡 黃山環  
水水環村一片東風霽色温可惜有情生綺陌不慙無跡到朱門夕陽紅暈掩烟影曉露香團  
作雨痕近局相招過橋去茅亭坐賞倒芳樽 朱雀橋荒燕語愁白楊樹老鬼吟秋觸來京艷  
情千種感得滋培淚一坏幽怨豈惟吳苑積芳馨不盡楚騷收紅鬪笑日棠梨雪忍作江鄉寒  
食遊 春回斷港與危厓蕭碧疎紅點染佳或有畫工摹粉本可無漁婦綴荆釵精神萃處  
詩品韶景酣時拓酒懷願爲明年生色計好留餘地護根芽 疑是隋隄殿脚花又隨芳草徧  
天涯難圖滋蔓纏荒壘徒挹清芬緬故家晴艷浮空歌館沒風香繞地酒旗斜樽前草漫  
廢且洗閒愁玩物華 次第揚華出隱潛春紅秋翠景時添寒偎蛩徑吟霜艷煖付蜂房  
甜天地鍾情關色界山林變格入香奩醉侯不作冬郎逝解事憑誰一笑拈 雨歇芳畦暮  
催卑枝繁朵淺深開英華吐亦無聊氣草莽埋原不盡才陳迹苦尋蕪夢去殘陽癡立等愁來  
南朝想像荒烟際寶誌如聞有講臺 言采山芳拾澗菲時將紅瘦綠初肥風情微動歌扇扇  
日氣濃薰酒客衣幾處冶遊駒毓抹一場春夢隼分飛關心陌上人長別無復香車緩緩歸

又

改之金 泰

漫數河陽與洛陽最蕭閒處占韶光偶然弄色非多異縱不知名也是芳紅繡郊塍塵亦頓雪  
飄巖澗水俱香亂頭粗服眞標格肯學宮梅點額粧 金粉南朝蹟易陳兔葵蕪麥共傷神  
羅絕代偏無主桃李芳園別有春已悟繁華閱地脉且憑爛漫寫天真瓊枝金谷知多少零落  
先歸陌上塵 廿四番風逐漸闌更無人解當春看芳畦過雨爭挑菜幽谷披蕪孰采蘭村女  
助粧雙鬢稱園丁論價一錢難玉顏遮莫成憔悴蔓草偏多曉露溥 託根幸免逐飄蓬蜂蝶  
多情惜退紅隄柳映添春一色徑苔分護地三弓嘔煙笑日渾難慣摘艷熏香苦未工比似海  
棠時又過品題新得浣花翁

又

琴客袁天授

態逐時新不費栽淺紅深碧十分開已多艷跡留阡陌豈少芳根寄草萊雨露無私偏點綴蝶  
蜂路會尋來難邀賞入時人眼村女相看日幾回 粉描丰度態描髮眼底繁華一例刪遠  
觀餘痕溪畔路濃舍烟氣雨中山難言身世無搖落轉笑園林有折攀莫向韶光嗟薄命詩成  
聊復慰朱顏 弱質蕭疏任品評幾枝掩映水邊明喚回鳥破三春夢解恨風迴一笛聲古岸  
披誰託意夕陽弄影自知名年來蹤跡林泉好寵辱無驚過此生 傷時獨客眺平原吟弔  
荒林與斷垣品雅不妨存畫意心孤豈肯負春暄瓊樓何處今無主金谷當年舊有園歎息南  
朝佳麗地江流幾曲數聲猿

又

雪子林福勳



世外風流軼衆芳肯隨桃李共行藏荒原艷引詩心活故壘紅黏戰血香誰道幽姿宜冷淡自成大塊妙文章笑他金谷蓬蒿滿贏得遊人弔夕陽舞榭歌臺莫共論分明造物種愁根芳菲古道難邀賞風雨荒蕪易斷魂真色不生金粉地美人誰訪苧蘿村紛紛閑落渾無主淚灑尋常舊燒痕孤根漫託可憐生忍負韶光溷棘荆冷碧陳紅聊自賞亂頭粗服已傾城浮華我亦羞塵世真隱從來匿姓名畢竟此心信高潔芳香一路倍關情紫陌風來處處香別饒姿態占春光逃名不入羣芳譜炫世難爲時樣粧有意滋培惟雨露無人賞識到荒涼年年寒食棠梨塢好約村翁一舉觴

嗚呼此皆余舊友也嘗唱和野花詩時裙屐風流極一時之盛迨庚申乍浦失陷諸君相繼歸道山故園風景不堪回首矣偶從破麓中檢得此詩亟付梨棗以公同好并誌人琴之感其存者諸作請以異日

龍湫舊隱寄庵氏附跋